

— 文润丰台·佳作有约 —

永定三篇

月之殇

夜晚的永定河，波平如镜，是赏月最好的时候。卢沟桥上，一只小狮子张着嘴俏皮地看着他们。他急匆匆来，只能停留一小会儿，他是来给她送香胰子的。

月亮圆圆的，亮亮的，把他离去的身影拉得老长。“什么时候回来？”“等你把这块香胰子蚀成了月牙儿，我就回来了。”

他不回头，但走路亦没有了军人的姿态，慢，每一步都很慢。她抚摸着香胰子，舍不得使。香胰子呈奶白色，长方形，四边圆乎，散发着好闻的香味。是什么香味？茉莉？不是，要浑厚些。桂花？不是，要清雅些。百合？也不是。它大抵是几十种花香的混合。再细闻，竟闻出了他身上特有的男性气息。她的脸上起了红晕，她的眼睛弯成月牙儿。那月牙儿，每个月初都会出现在永定河上呢！

摩挲香胰子成了一种习惯。她的手抚上它光滑的身，就像掠过阿猫略带油滑的皮毛。她对着镜子，想象着用香胰子洗过后的脸是什么样子。她用清水把脸润湿，然后轻轻抹了一下香胰子，在手心里慢慢揉搓，时光就慢下来。刚刚一岁的儿子在熟睡，呼吸平匀。老旧的钟摆不急不缓，滴滴答答；屋外滴水檐下，渐趋停了的雨，露珠一样“啾溜”地滑下。阿猫懒洋洋地半眯着眼。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他说的紧张局势，起码现在没有。有时她想他甚至到误解：他一定是去找他的相好，才会编个要打仗的消息来骗我。

她又抹了一把香胰子，揉出更多白白的沫，一点点涂在脸上。泡沫之下，那张脸真的更加耐看。滑溜溜，白嫩嫩，她的手指划过这张脸，想象他的手指划过的情形。他说：上海的女人都这样洗脸，那脸嫩得像桃花一样呢！他还说：所托之人带了很多香胰子回来，分给好几个同伴。不然，还可以托他带几瓶雪花膏给她。洗完脸，再涂上雪花膏，那脸就真的白如雪、艳若桃了。

她在心里期待着，期待着月在下的桥上，借由给她雪花膏而重聚。只是不要像上次那般匆匆，月亮在头上没有挪开半寸，他就走了。

军务紧急，急什么？月亮亮亮的，圆圆的，映在永定河阔大的水面上，绽开点点碎银花。鸣虫、树影、花香，多么安宁祥和！

时局真的越来越紧张了，街坊四邻人心惶惶。坐立不安的，打探消息的，有的甚至开始收拾行李。她不走，她要等他回来。她去卢沟桥等，想看那一轮明月照在永定河上。可是，迟迟不见月亮的影子。天空被奇形怪状的云充斥着，月亮在厚厚的云层里拼命地挤啊挤，但微弱的光晕仅仅给云层镶了一道边。这一次，她没有见到月亮。

卢沟桥上没有月亮了。后来是辗转，流离。长久的辗转，长久的流离。

她的卢沟桥，她的永定河，她的宛平她的家，还有她的他，都远去了。

流离的日子，短暂的安顿，她想起了贴身带着的香胰子。想起了他说，香胰子成了月牙儿他就会回来。她就可劲儿地使，每次都弄出很多泡沫。香胰子越来越瘦，终于瘦成了一个月牙儿。

但他没有回来。

一年，两年，三年……他杳无音信。她不再使用香胰子。春节、中秋时，她才拿出身体干裂的香胰子，磕一磕香屑，捧在手心，慢慢研磨，掺一点点水，揉出一点点泡沫。就那样看着，不往脸上抹。那泡沫是她的念想。

用香胰子洗过的脸，白、嫩、甜、香，可是看它的人呢？十年，二十年……成了月牙儿的香胰子，和映在永定河、悬于卢沟桥的月牙儿一个样！她把它包起来，放到了箱底。仿佛一个疼痛的触点，永不开启。



花之语

她至今还觉得，现在的冬天比辗转流离时候暖和。那时的冬天太冷，她在租住的小院子里栽了一株梅，是一株白梅。乍一看，如果不是在冬天，人们会以为杏花开错了时令。

“你怎么不栽红梅？多好看，还喜欢。”

她淡淡一笑。她的心境，只有白梅知——纯洁，坚贞不屈。她的心，在他走后，也已从鲜红淡成了白梅。

但白梅决不是落寞和绝望，而是红梅的淡然与升华。

重回永定河畔的故土家园已是很多年之后。那颗漂泊的心终于有了皈依。她爱花，每日闲时，侍弄花草是最大的乐趣。

儿子去上大学那年，火鹤开花了。儿子高大英俊，那挺直的鼻梁、棱角分明的脸，简直就是他的翻版。她对着盛放的火鹤说：“咱的儿子长大成人了，我一个人拉扯他，你知道有多不易吗？那是你的骨血，再苦再难我也要给你延续。”

火鹤——就是薪火相传啊。传承接续他的香火，是她最朴素的想法，也传承着和平、安宁的生活。这是她历经战乱后最大的心愿。

婆婆在离乱中故去，阿猫也早就丢了，如今儿子也离家求学。家于她，就如穿一件宽袍大袖的衣裳，空空荡荡的。

她淘换来红色的曼珠沙华和白色的曼陀罗华。邻居都说不吉利，她无所谓地笑笑。她怎么不知？她对着这花垂泪。只有这花，才能懂得她内心无望的等待和无尽的伤悲。

除此，代表思念的三色堇，遍布家里的台阶。

这许多年，她要等不下去了。她买了四枝卡萨布兰卡，在最后一次和他相见的日子，来到永定河边。月亮，还是和当年一样。她把花儿轻轻投入河里。河水打了一个旋，花儿沉下去，复又漂浮在水面，随水流渐渐远去，只留下一个淡淡的剪影。

花店姑娘说：四枝卡萨布兰卡的花语是不要放弃一个你深爱的人。她用这个方法明志，也用这个方法，在这一天，为以后的自己打气。这花，会漂到台海吗？这河，会流到台海吗？花上的小袋子里，她写上了字，期待这花像漂流瓶一样漂到台海。

他，就在台湾海峡的那一边。世界的河流、湖海都是相通的，他一定会看到。也许某一天，他在台海某片水面会捡到这花，一定会的。明月照我心，也一定会照到他。我和他，不管多远，头顶上都是一个月亮啊！

明晃晃的月光下，树影处，有小情侣在约会，在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她摇摇头：“真是辜负了这么好的月亮！”

薄雪草，念念不忘。经过这个未打烊的花店，她出神地念着花语册子。儿子和儿媳闹别扭，小两口拌嘴斗气，就吵吵着要离婚，她劝解、安抚、苦笑。

现在的年轻人啊，伴侣在身边，不是吵就是闹，彼此伤害、分手、离婚。若他们有她的际遇，该会多珍惜眼前人啊！

长情如薄雪，终不忘初心。

《丰台风情咏》 — 诗歌选登 —

丰台看芍药诗

汤右曾

(一)

晓色瞳眈锦障开，殿春花事数丰台。
天公雨露园公力，等是批红判白来。

(二)

休嗟狼籍市门前，绕郭栽花万畹连。
当日洛阳全盛日，一枝姚魏值千金。

来源：《宸垣识略》

【注释】

瞳眈(tóng lóng童龙)：太阳初出由暗而明的光景。陆机《文赋》：“情瞳眈而弥鲜。”按此谓文情由隐而显，有如之欲明。杨亿《禁直》诗：“初日瞳眈艳屋梁。”

殿春：阴历三月。

吟(zhèn音诊)：田地里的路，如把此字改为“畦”更贴切。

姚魏：指姚黄魏紫。宋时姚、魏两家培植的名贵牡丹名。

遇“荐”好书

《探寻自然的秩序》



在《探寻自然的秩序》一书中，法伯考察了近三个世纪以来的博物学传统。本书还考察了自然博物馆、植物园和动物园之类的新设施在科学建制和吸引公众注意两方面所起的作用。

《鸟的感官》



做一只鸟是什么感觉？在本书中，伯克黑德带领你探索鸟类的各种感官。猫头鹰如何在夜间飞行？火烈鸟如何感受到千里之遥的暴雨？鸬鹚连续迁徙上万公里、雨燕在飞行时休息、几维鸟嗅到泥土中的蚯蚓——援引几十年来鸟类行为学、生理学、解剖学的研究成果，本书带领我们深入鸟类的感官世界，探寻这些飞翔的(或者不会飞翔的)精灵的奥秘。

梦之圆

满头白发，垂垂老矣。云开见日，喜鹊登枝。他回来了。一别半个多世纪，归来问君何乡里？

家里那花一夜间倏地开了。“开花了，你快看看，多好看啊！”“是哪一朵开了？是那个粉色的金鱼草吗？”“你猜的真准，还真是呢！”她看着他，得意地笑。那笑容，像初婚时一样甜蜜羞涩，脸颊上泛起一片粉红。她对着赏花的他说：“傻样！”他一脸迷惑。“粉色的金鱼草，花语是什么？”他一拍脑袋，恍然大悟般笑了。那是——花好月圆啊！

花好月圆！等了几十年，终于等到了！幸福的日子总是相似，每一天都是一样甜蜜。仿佛这样才能消解几十年的“月之殇”的苦痛，仿佛这样才能补偿“花之语”的寂寥。

更好的花，更圆的月，出现在盛会园博园。赶上了，都赶上了。

“天挂一轮玉，水铺万顷银。”

“水盈永定泛涟漪，映满湖碧落白虹。”

“卢沟再现三轮月。”她带他去看“卢沟晓月”，断了30年的景致重回当年。只不过，这个盛景对于他和她有特别的意义。

孙子和重孙子都当了园博园的志愿者。若非两人都已年过九十，他和她肯定也要为园博园尽一份力的。

永定河如凤凰般涅槃重生了。干净优雅的新环境里，人们脸上洋溢着幸福，嘴里吟哦着优美的词句：

永定河边，盛会展风姿，三带五园飞异彩。卢沟桥畔，丰台堆丽景，一轴两点秀丹青。

享受着美景、团圆、天伦之乐，他不若她的快乐，总有一种负罪感。犹记得每个清明，他都会去卢沟桥边烧纸钱。那些一个战壕的兄弟，早已化作一缕忠魂。他与她相隔半个世纪，总算团聚。但他们呢？却永远长眠在他的梦里。

花好月圆时，莫忘卢沟烽火；春华秋实处，犹珍世界和平。

他轻吟着，语调里满是哀伤。抵抗日寇侵略，艰苦卓绝。以后，又被国民党军裹挟去了台湾。一道海峡，隔开了和她、和大陆家乡的所有关联。他从戎投笔，借酒挥毫，排遣思乡和落寞。而今，他和她在重孙子的陪伴下在卢沟桥上观秋色。这是梦里都不敢想的事啊。他想着当年的永定河，心生无限感慨，出口成章：

卢沟桥上，看华灯溢彩，倚栏频顾盼，花好月圆皆画卷；永定河边，喜金桂飘香，泛舸

任流连，风清气雅推诗情。

他在台湾研习书法多年，尤其钟爱古诗词、楹联。这会儿，用一个全长近一米的毛笔，蘸了水，在长长的桥面，挥毫泼墨，引来一阵阵喝彩声。人们念着他写的字句：

母亲河畔，护草护花，生态欣荣，园博会中歌盛世；义士情怀，爱家爱国，精神卓绝，卢沟桥上仰丰碑。一座名桥昭国史；千秋皓月照卢沟。

这都是写给那些长眠的抗战兄弟的。他们用血肉之躯，固守家园，抵御外侮，不惧生死。胜利、盛世、和平，我用眼睛替你们看。

虽然字迹不久就干为无影，但很多人背了下来，这些佳句，留在了人们心里。

她还是更喜欢晚上的卢沟桥。白天，游园；晚上，和他来这里遛弯。云窥月影，花香弄人。头顶的月亮，每一天都圆团团、亮堂堂的。她一路走一路背诵他写的条幅：

风景看丰台，秋色无边，月最明时花正好；家园依永定，人生有幸，国当盛世梦将圆。

今生，我们的梦，圆了。

来源：丰台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文/于国平